

海涅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Wagner
Hingjia
Sanwen

百花文艺出版社

〔德〕亨利希·海涅 著

海涅散文选

钱春绮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海涅散文选

〔德〕亨利希·海涅著 钱春绮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9 1/4 插页2 字数：191000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306-1504-4/1·1353 定价：6.60元

内 容 提 要

海涅是十九世纪德国伟大诗人,政论家和思想家,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他自幼受到法兰西自由精神的影响,一生崇尚民主。

海涅的散文优美潇洒,清新隽永,政论笔锋犀利,思想深刻,作品广泛触及当时德国乃至欧洲的社会现实,鞭挞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抨击资产阶级的市侩习气,洋溢着战斗的豪情,显示卓越的讽刺才能。

他被誉为“利剑和火焰的诗人”。

目 录

哈尔茨山游记·····	1
思想。勒格朗记·····	27
英国片断	
泰晤士河上的对话·····	110
伦敦·····	116
威灵顿·····	122
浪漫派	
〈布伦塔诺和《男孩的神奇号角》〉·····	130
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马丁·路德〉·····	144
四元素精灵·····	155
《堂吉诃德》序言·····	231
流亡的群神·····	245
路台齐亚	
序言·····	273
通讯之六·····	283
译后记·····	287

哈尔茨山游记

1824

〔哈尔茨山是靠近格廷根的游览胜地。它的最高点布罗肯峰是传说中魔女聚会之处，在歌德《浮士德》中有所描绘，非常著名。

1824年9月，海涅在格廷根大学就读时，作了一次两个月的假期旅行，徒步游览了哈尔茨山和附近的一些城市，并去魏玛拜访了歌德。

同年11月底，写成《哈尔茨山游记》。

1826年，本文发表在柏林《伙伴》杂志1月号和2月号。该杂志编者为古比茨。

同年，收入海涅著《旅游速写》第一部。由汉堡霍夫曼和康培书店出版。

《旅游速写》第一部内容包括《还乡曲》、《哈尔茨山游记》和《北海》第一部。

该书于1830年出第二版，增入《北海》第二部。

以后又出了第三版(1840)、第四版(1848)、第五版(1856)。

这里摘译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黑色的上装，丝织的袜子，
白色的、文雅的袖子，
温和的谈吐，拥抱接吻——
啊，但愿他们还有颗心！

胸房里有心，心里有爱，
心里藏有温暖的爱——
啊，听他们唱那虚伪的
相思老调，真要我的命。

我要攀登到山顶上去，
那里，有些亲切的小屋，
可以自由敞开胸怀，
还有自由的微风吹拂。

我要攀登到山顶上去，
那里高耸着蓊郁的枞树，
山溪潺潺，群鸟歌唱，
还有豪迈的白云驰驱。

再见，你们光滑的大厅，
圆滑的男士！圆滑的女士！
我要攀登到山顶上去，
纵声大笑，向你们俯视。

以香肠和大学闻名^① 的格廷根属于汉诺威国王,这个城市有九百九十九个炉灶^②,好几座教堂,一家产科医院,一座天文台,一间大学生禁闭室,一个图书馆,一家市政厅地下室酒店,那里的啤酒很好。流经该市的河叫莱讷河,夏天供人洗澡;河水很冷,有几处河面是这样宽,当吕德尔^③要跳过河去时,他必须进行真正的大段助跑。城市本身很美,如果人们背转身欣赏,那才最使人满意。它的历史一定已经很久;因为我记得,五年前我在那里注册入学而不久就被处罚停学^④ 时,它已具有同样灰色的、早熟的外表,而且有一大套完整的配备:夜间巡逻、大学守卫^⑤、博士论文、茶舞会、洗衣妇、学习手册、烤鸽子、格尔夫勋章^⑥、博士马车^⑦、烟斗、枢密官、司法顾问、开除学籍顾问^⑧、教书老师和其他小厮。^⑨ 有些人甚至断言,这座城市是在民族大迁徙时

① 格廷根大学物理学教授和警句家格·克·利希滕贝格(1742—1799)在一首诗中说格廷根“在各种各样的意义上,以香肠、大学和报刊……闻名”。

② 炉灶即住户、人家之意,此字为戈特夏尔克导游手册中爱用的含蓄婉转的说法。海涅在这里对该书的不厌其烦的事物堆砌进行讽刺的模仿。

③ 威廉·吕德尔是格廷根大学的学生,海涅的同学,以运动成绩优异、拳击和击剑闻名。

④ 海涅于1820年10月入格廷根大学就读,1821年1月因要求与人决斗,触犯校规,被处罚停学半年。

⑤ 此字原义为卷毛狗,在大学生用语中意为大学守门人,学舍管理员。

⑥ 汉诺威王国颁发的勋章(1815—1866)。

⑦ 获得博士学位的大学生乘马车周游全市。

⑧ 原文 Relegationsräten 是海涅仿 Legationsrat(公使馆参赞)杜撰的新词。

⑨ 教书老师原文为 Profaxen;小厮原文为 Faxen,指大学生社团的跑腿。

代建立的，每个德意志的部族都在那里留下他们同族的放荡不羁的样板，从那些部族中繁衍出的分支有汪达尔人、佛里斯兰人、施瓦本人、条顿人、萨克森人、图林根人等等^①，他们到今天还在格廷根成群结伙，根据便帽和烟斗穗子的颜色分成各帮，走过魏恩德大街，前往拉森缪勒、里青克鲁格和博夫登^②的血腥的战场上永远互相厮打，在风俗习惯方面还总是像民族大迁徙时代那样混日子，他们受双重管辖，一部分是他们的 *Duces*（头头），被称为大公鸡，一部分是古老的法典，被称为 *Comment*^③（大学生社团守则），这个法典在 *legibus barbarorum*（野蛮人法律）中应有其位置。

格廷根的居民一般分为大学生、教授、庸人和家畜；但是，这四个阶层并不能严格划分。家畜阶层数量最多。所有大学生和所有正副教授的名字，如果在这里列举出来，那就过于烦琐，此刻也不是所有大学生的名字都能让我记得起来，而在教授之中，有些人还没有名气。格廷根的庸人数目一定很大，就像沙子，或者更恰当地说，像海边的污泥；确实，每当我看见他们在早晨露出肮脏的面孔，拿着白色的帐单，挺立在大学法庭的大门口，我几乎弄不懂，上帝怎么只会创造出这么多的群氓。

① 当时的大学生社团按同乡分成各个小团体，海涅在此给以戏谑的讽刺称呼。

② 这三个地名是格廷根附近的村庄，大学生们常在那里决斗。

③ 这个字是法语，意为如何，怎样。

有关格廷根城市的更详细的说明可在 K. F. H. 马尔克斯^① 的《格廷根地志》中很方便地查阅到。这位作者曾给我看过病,帮过我不少忙,尽管我对他负有最神圣的义务,可是,我却不能无条件地推荐他的著作,我必须责怪他对于那种说格廷根妇女都有太大的脚的谬论反驳得不够严厉。说真的,我甚至已化了很久时间忙于认真驳斥这种见解,我为此听过比较解剖学的课,到图书馆里摘录过最罕见的著作,到魏恩德大街上站上个把小时研究过往妇女的脚,因此,在材料丰富的论文里包括了这些研究的结果,我论述:1,② 脚的概况,2,古代脚,3,象的脚,4,格廷根妇女的脚,5,我把在乌尔里希花园^③ 里已经谈论过的有关脚的一切全收集在一起,6,我观察与脚有关者,趁机也扩充到小腿肚、膝盖等等,最后,7,只要我能搞到这样大的纸,我还要添上几幅格廷根妇女脚型的复制铜版画。

我离开格廷根,时间还很早,学者某君^④ 肯定还躺在床上,像平常一样做他的梦:他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散步,花坛上长的全是写着引用语句的白色纸条花,在阳光下闪烁得非常可爱,他在各处从中摘下好多,又辛辛苦苦地移植到

① 格廷根大学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马尔克斯医生(1796—1877)写过《从医学、自然和历史角度描述格廷根》,于1824年在格廷根出版。其中有这样的话:“好些爱挑剔者否认我们的美人有长得好看的脚;肯定是不公正的。因为女鞋常做得大些,避免压迫鸡眼”。

② 讽刺格廷根学者们所作系统法或分类法的旧传统学术论文。

③ 格廷根市郊的一家啤酒酒店,大学生爱去那里,海涅也几乎每晚必去。

④ 指格廷根大学教授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1752—1840),他是医学家和人类学家,爱好摘录一切奇闻和有趣的资料,写在纸条上。

一座新花坛里，这时，夜莺唱出最甜美的歌声娱悦他的古老的心。

在魏恩德城门外我遇见两个小小的学童，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真个不想再跟特奥多尔来往了，他是个小流氓，因为昨天他连 Mensa^① 的第二格是什么，都不知道。”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无关紧要，可是，我必须重说一遍，是的，我真想叫人把它即刻写在城门上作为该城市的箴铭；因为，有其老必有其小，那句话完全表示出学识渊博的格奥尔吉亚·奥古斯塔^② 所流露的狭隘枯燥的掉书袋骄矜之气。

公路上吹着凉爽的晨风，众鸟非常快活地歌唱，我的心情也渐渐变得爽快而高兴……

走过诺尔德海姆^③，已是山区，到处出现美丽的小山。我在路上遇到的人，大多是去布伦瑞克^④ 赶集的小商贩，还有一群妇女，她们每个人的背上都背着一只很大、几乎有房子那样高、覆盖着白麻布的笼子。里面装着各种捕来的鸣禽，它们不断地唧唧吱吱地叫着，背它们的妇女也兴高采烈地跳着走去，喋喋地闲聊个不停。看到这一种鸟把另一种鸟背往市场上，我觉得非常好笑。

走到奥斯特罗德^⑤，已经是漆黑的夜间，我没有胃口吃晚饭，立刻上床睡觉……

① 拉丁文阴性名词，其第二格为 mensae，属第一变格法，意为餐桌。

② 格廷格大学由英国汉诺威王朝国王奥古斯特·乔治二世（在位 1727—1760）于 1737 年创立。该校拉丁文校名即格奥尔吉亚·奥古斯塔。

③ 格廷根之北的山村。

④ 德国北部的城市。

⑤ 在诺尔德海姆之东。哈尔茨山西南部山麓。

醒来时，我依然听到一阵悦耳的声音。羊群走往牧场，它们的铃铛丁当作响。可爱的金色阳光照进窗子，照着室内壁上的图画。画的是解放战争^①，画面上忠实地描绘着那时我们人人是英雄，还有革命时期的处决场面，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以及类似的砍头情景，人们看到这些画面，想到自己还安卧在床上，喝到上等咖啡，头还舒适地保存在肩上，真不能不令人感谢上帝。

我喝完咖啡，穿好衣服，读完窗玻璃上的铭语，结清帐目，就离开奥斯特罗德。

这座城市有如此这般众多的房屋，各样的居民，其中也有好多精英，在戈特夏尔克的《哈尔茨山旅行手册》^②里可以更详细地查阅到。在走上公路以前，我登上古老的奥斯特罗德的城堡废墟。它只剩下半个外表很大、墙壁很厚、像被癌病侵蚀的高塔。去克劳斯塔^③的路又把我引到上山之路，走到最初遇见的一座小山，我又俯视一下山谷，那里，奥斯特罗德的许多红色屋顶从葱绿的枞树林中探出头来，像一棵毛萼蔷薇。太阳射出孩子一般的可爱的光辉。从这里可以眺望那座半壁高塔的令人景仰的背面。

.....

第二天早晨，我必须再减轻我的背囊，我把装进去的一双靴子扔掉，举步向戈斯拉尔^④走去。我也不知道是怎样走

① 反拿破仑战争(1813—1815)。

② 弗里德里希·戈特夏尔克《哈尔茨山旅行手册》第二版，马格德堡，1817年。

③ 在奥斯特罗德之北的一座重要的矿山城市。

④ 在克劳斯塔之北。

到那里的。我只记得，我一路逛着，上山下山；俯望一些美丽的绿草如茵的山谷；银光闪闪的溪水淙淙流着，可爱的林鸟嘤嘤鸣叫，羊铃叮叮当当，各种绿树被可爱的太阳照得金光灿烂，上空像蓝绸子一样的天顶是如此透明，可以一直望进深处的最神圣的天府，那里，天使们坐在上帝脚边，从他的面容上研究和声学。可是我，依旧沉浸在无法从心中赶走的昨夜的梦中。那是一个古老的童话^①，叙述一位骑士进入一口深井，井下有个最美丽的公主中了魔法，僵卧在那里。我自己就是那位骑士，那口井就是克劳斯塔尔的阴暗的矿坑，突然间灯火通明，从所有的隙缝中跳出守卫的侏儒，面带怒容，用他们的短剑向我乱砍，吹起尖锐刺耳的号声，把越来越多的侏儒号召过来，他们骇人地摇着他们的大头。我一敲他们的头，就流出血来，我才发觉，这些就是我昨天在公路旁边用手杖敲落的开红花的长须蓟草头。这时，他们也立即全都被赶跑了，我进入一座明亮的豪华大厅；大厅中央站着我的心上人，蒙着白纱，像雕像一样木然地动也不动，我吻她的嘴，凭着活着的上帝！我感到她灵魂的悦人的气息和她那嘴唇的可爱的颤动。我似乎听到上帝在叫：“要有光^②！”于是射下一道永恒之光的光线，使我眼花缭乱；可是，就在此时，又变成黑夜，一切都融成混沌一片，形成汹涌的茫茫大海。汹涌的茫茫大海！在澎湃的水面上惶惶地奔跑着死者的幽灵，他们的白衣在风中飘动，一个穿着花衣裳的小丑拿着劈啪作响的鞭子在他们身后追来，这个小丑就是我本

① 参看《格林童话》中的《土地公公》（土地神，地下小人）。

② 《创世记》第一章第三节：“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人——突然间，从黑暗的波涛里，海中的妖怪伸出他们的丑陋的头，张着利爪来抓我，我吓了一跳，就此醒来了。

最美丽的童话，有时是怎样遭到破坏啊！骑士找到沉睡的公主时，本该从她贵重的白纱上割下一块；她由于他的勇敢被破了法术而醒来，重新回到王宫里坐在金椅上，骑士本该走到她面前对她说：我最美丽的公主，你认得我吗？她该回答：我最勇敢的骑士，我不认识你。于是他就拿出从她的白纱上割下的一块给她看，正好对得上，随后两人就温柔地拥抱，众人就吹起喇叭，庆祝他们的婚礼。

我的爱情之梦很少有这样美好的结局，这真是我自己的不幸。

戈斯拉尔这个名字，听起来是这样令人高兴，它勾引人们想起许多古老的帝王，我预料可以看到一座宏伟壮丽的城市。可是，人们慕名而来，及至走近一看，往往不过如此！我看到的只是一座小城镇，大多数街道都很狭窄，曲折迷离，当中流过一条小河，大概是戈泽河，又脏又臭，还有一条石子路，坎坷不平，就像柏林的六音步诗句^①。只有四周的古迹，就是残存的城墙、塔楼和城垛，给我个城市赋予一些吸引力。塔楼中有一座称为主塔的，墙很厚^②，就像全部房屋都是从墙里凿出来的。城外的场地，其中拥有远近闻名的射击场，这片场地乃是很大的美丽的草地，四面全是高山。城内的集市广场很小，当中有一个喷泉，泉水注入一个很大

① 指柏林诗人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封·施台格曼(1763—1840)，他是保守的反犹组织“基督教条顿晚餐会”的成员，著有《1806—1815年战争之歌》。

② 厚达7米。

的铜鼎里。失火时就在鼎上敲几下；它发出的声音很远都能听到。这个铜鼎的来历鲜为人知。有些人说，是魔鬼在某次夜间把它放到那里来的。那时，人们还很愚蠢，魔鬼也很愚蠢，他们互相赠送礼物。

戈斯拉尔的市政厅是一座白粉墙的警卫室。在它旁边的行会会所^①看上去倒比较像样。那里有德国皇帝们的立像，脚立在地上，头顶着天花板，被烟熏得乌黑，一部分镀过金，他们一只手拿着权杖，另一只手拿着地球仪；看上去就像熏烤过的大学学监。其中有一个皇帝拿着宝剑，代替权杖。我猜不出这种区别说明什么；可是，它一定有它的意义，因为德国人有个古怪的习惯，他们不管做什么，总要想出个什么道理。

在戈特夏尔克的《手册》^②里，我读了许多关于戈斯拉尔的那座古老的大教堂和著名的皇帝宝座的记述。可是，当我要去这两处参观时，人们告诉我：大教堂被拆掉了^③，皇帝宝座被送往柏林去了^④。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千年的大教堂被拆除，皇帝宝座被扔进废物间。

从前的大教堂的一些名贵东西如今陈列在斯特凡教堂里^⑤。极其美丽的彩绘玻璃，几张蹩脚画，其中也有一幅据

① 原为裁缝行会会所。其中有 8 尊皇帝像，为 17 世纪的木雕像，艺术价值很差。

② 海涅使用的是 1817 年第二版。该书第三版（1823 年）已作过修订。

③ 由皇帝亨利三世所建的那座大教堂于 1820 年拆毁。

④ 皇帝宝座从 1815 年仍送回戈斯拉尔。

⑤ 圣斯特凡（斯德望）教堂（1729—1733 重建）只是暂时保管那些古物。

说是卢卡斯·克拉纳赫^①的作品，此外还有一只木雕的耶稣受难像，一座不知用什么金属制造的异教祭台^②；它的外形像个稍长的四方形箱子，由四根人像柱支撑着，他们采取弯腰的姿势，双手放在头上扛住，做出一副使人不愉快的丑陋的鬼脸。更令人不愉快的是竖在祭台旁的，上文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很大的木制耶稣受难像。耶稣的头上有真头发、荆棘，脸上涂过血，它表现一个人的死去，手法当然极其出色。可是，却不像一位上帝所生的救主。在这个面孔上雕进的只是实体的受难，没有痛苦的诗味。这样的雕像放在解剖教室里比放在教堂里更恰当。

.....

在我住宿在戈斯拉尔那一夜，碰到一些极其奇怪的事。回想起来尚不无有点余悸。我生性是无所畏惧的，可是，对于鬼怪，我却几乎像《奥地利观察报》^③那样怕得非常厉害。什么是害怕？它是出于理性，还是出于感性？在我常去吃午饭的柏林的王家咖啡馆里，每当我跟扫罗·阿舍尔博士^④碰在一起时，我们常就这个问题互相辩论。他总是断言：我们怕什么东西，是由于通过推理而认识到它是可怕的。只有

① 克拉纳赫(1472—1553)，德国大画家。与路德友善，支持宗教改革运动。

② 即所谓克罗多祭台。克罗多为古代萨克森人崇拜的神。实为11世纪的艺术品。亦说并非祭台，而是保存圣人遗骨或遗物的匣子。由4个跪着的老头子举手扛着。

③ 1810—1832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官方报纸，极为反动。怕鬼指它害怕革命。

④ 扫罗·阿舍尔(1767—1822)，哲学博士，柏林的出版商。开明的理性主义和自由的犹太主义的代表人物。康德的信徒。他跟海涅同为“犹太人文化学术协会”的会员。海涅在柏林时跟他相识。

理性才是一种力量，而感性却不是。在我吃喝得津津有味时，他总是不断地向我论证理性的优点。在他论证结束时，他总是看看他的表，总是用这句话结尾：“理性是最高原则^①！”——理性！如今，我一听到这句话，我依然看到扫罗·阿舍尔博士，看到他的抽象的腿，他那套很紧的、先验的^②灰色燕尾服，他那副可给几何学教科书充当铜版画插图的硬邦邦、冷冰冰的尊容。这个人，已有五十开外年纪，是一条以人的形象出现的直线^③。在他追求实证时，这个可怜的人把一切美好的事物用哲学思想从生活中赶跑了，一切阳光，一切信仰，一切花朵，留给他的只剩下冰凉的实证的坟墓。他对望楼上的阿波罗^④和基督教都怀有特别的恶意。他甚至写过一本反对基督教的小册子^⑤，在书中证明基督教的非理性和毫无根据。此外，他还写了一大堆的书，书中总是理性在吹捧它自己的优越性，这位可怜的博士在叙说他的论点时肯定十分认真，因此，在这一点上，他理应受到大家的尊敬。但是最可笑的乃是在于：当他对每个孩子，正因为是孩子，都能理解的事物却无法理解时，他就扮出一副如此认真的傻里傻气的面孔。我也有过几次到他自己的家

① 康德认为人的认识存在感性、知性与理性三种形式，理性是建立在最高原理之上的思维能力。

② 暗讽康德的先验哲学。康德也穿灰色外衣。

③ 直线指禁欲主义或苦行主义。海涅在初版中在此处加了一句：“由此形成跟我相反的一面，那时我过着贺加斯的波状线生活。”贺加斯是英国画家。波状线是肉欲主义的。

④ 望楼亦译好景亭，圆顶望楼。望楼上的阿波罗是梵蒂冈美术馆中的大理石雕像，为罗马时代的仿制品。原作为青铜像，制作年代有人推至公元前4世纪。

⑤ 《对基督教将来命运的看法》，柏林，1819年。